

# 「三化異象」與中國教會



趙天恩牧師

洪子健牧師 2014-06-28

初聞趙天恩牧師提說「**三化異象**」並沒有太深感受。一則，自以為這些都是明顯的事實，不言而喻；二則，是對標語性語言有著本能的抵觸。其實看到這些明顯事實的人不在少數，但只有趙牧師一人因著深厚的神學傳承，洞見現象的本質，準確揭示其神學意義，並將此從神而來的異象，銘為一個機構的宗旨，更成為持續的呼召，為中國教會的未來指明了方向。

如今趙牧師已安息主懷，我們後輩就有一個責任：在趙牧師所作的廣泛鋪墊的事工基礎上，辯證三化的真正含義，好好地照著上帝的旨意、聖經的原意，把「**三化異象**」解釋清楚。

誰能使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？誰能使「**中國福音化**」？誰能使「**文化基督化**」？上帝把這責任交給了誰？誰來擔當？當然就是教會！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是首要的，是基礎。因為神心中最珍貴的乃是祂的教會！基督所愛的，是祂的羊，祂為祂的羊舍命。祂把這特殊恩典的愛，留給了教會。這就是教會的尊貴性、榮耀性和不可戰勝性。歷史上任何屬靈的高潮，真正能改變世界，都是藉著教會產生的。如果沒有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或錯誤地理解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，後面的兩化也會全盤皆錯。

## 1. **教會國度化**

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，是指基督身體的建立，是“**唯獨基督**”教義的真正表徵。上帝在中國建立的教會不是屬於中國的，而是專屬神自己的。因為上帝在地上所建立的教會不屬這世界，耶穌說：“**我的國不屬這世界；**”（約 18:36）。教會可能會犯的兩大錯誤方向是：教會的“**民族化**”，教會的“**堂會化**”。

使徒行傳記載主耶穌復活以後至少花了四十天來講論神國的事。可是祂升天之時，還有人來問，“**主啊，祢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？**”（使 1:6）他們滿腦子裡想的還是以色列的“**國**”。這就表明，神知道民族主義對教會的影響是教會發展必須清除的障礙，教會決不能民族化！

**教會民族化在中國**的表現就是“**教會中國化**”，許多人還未醒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很多所謂的學者、專家很熱衷於研究中國教會的本色化。似乎要讓教會能在中國大地上站穩，教會非得中國化不可。很多人頭腦裡的本色化其實都是民族主義在作祟。

如果起初的教會被本色化了，我們中國人今天就聽不到福音了。為甚麼東正教、希臘正教沒有傳福音的熱情，而只有天主教和改教以後的基督教有此熱情呢？因為後兩者沒有被民族化。猶太教、印度教被徹底民族化了，佛教從印度傳出來，被東亞化了。佛教沖不出亞洲，因為它被打上了亞洲面孔。而基督福音就是要沖破民族、種族和一切的阻礙，如加拉太書 3:27-28 說，“**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……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**”，這就是把民族的界限拆除了；不分“**自主的、為奴的**”，把階級的界限拆除了；也不分“**或男或女**”，把性別的界限拆除了；“**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**”我在神學院上學的時候，跟西方的神學生交流，才感受到主內一家真的沒有任何文化隔閡，人種隔閡。表面上的差異所造成的隔閡多麼微不足道！因為我們靈裡面是相通的。都是為了那位主，我們所珍貴的，也是他們珍貴的，我們所不喜歡的，也是他們不喜歡的。原來真正在神裡面，只有一個內、一個外。不是中與外，而是主內和主外。

當年德國希特勒為要打造日耳曼民族的物理，就把猶太人從物理界趕出去，把愛因斯坦，和當初一些發現原子能的猶太科學家趕走。結果他自食其果，原子彈被外國造出來了。科學既無民族疆界，神學還須有民族疆界嗎？天地宇宙是上帝從無造出來的，造物主上帝的普遍啟示是賜給全人類的，因此科學是普世的。福音能傳到中國，不正是因為歷代教會秉承正確的神學引導，打破民族界限嗎？當年希特勒不但要搞日耳曼科學，他還搞德國（國家）教會，因此德國教會從屬於國家，進而聽命於國家元首——希特勒。這是公然違背“基督才是教會唯一元首”的根本教義。

我們要特別警惕標榜為“**中國特色**”的東西！「三自」的主要問題之一，就是一直誇口：“我們把長期存在的宗派現象一起統戰了！”都歸入一個三自運動。任何教會若與國家、民族統一，就不在神裡面了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深入認識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的真正意義，一定要把民族主義情結從中國的教會裡清除出去！不要讓“教會中國化”。我們要警惕，現在就連一些詩歌裡面都是中國、中國的，以為中國人一旦站起來了，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在上帝面前一直都沒學會的功課。總認為我們是世界的中心，其他都是蠻夷之地，教化之外，外邦之習到了中國，必須入鄉隨俗被改成“中國化”。這是很可怕的民族主義錯謬思想。

國度“堂會化”。我不講國度教會化，因為「教會」是很神聖的名稱。我說“堂會化”，因為堂會是教會的一部分。堂會不等於教會。**真正的教會是無形的，是普世的真教會，是超越時間、空間，是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拯救的全體子民。**“堂會”是整個無形教會的一個肢體，並不是基督完全的身體。所以千萬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以致不合乎中道。作牧師的有一個最大的誘惑，就是整天忙於自己堂會的事工，一心關切的只是跟自己堂會有關的事情，這會狹隘了我們天國的眼光。為甚麼我們開培靈會或開佈道會時人數很多，但是一開研討會，參加的人就變少了？那是因為大家看自己堂會事工更重要。

國度不能堂會化，不能本位主義。趙天恩牧師看見的「**教會國度化**」，這個國度是神的國度，而耶穌基督才是教會唯一的元首。你若不為整個普世教會獻上，神就不會祝福你的教會。所以教會一定要國度化，如果教會不能國度化，後面兩化就不必講了。我們宣教，雖著手於一城一地，但要著眼於神的國度；我們作教會的工，雖著手於本堂本會，但要著眼於普世教會，這樣，才能展現神對教會的真正心意。

## 2. 中國福音化

「五四」以來，中國人一直糾結在文化自義與民族自卑之中。一面執著於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，又一面自卑於與這一傳統相連的貧窮落後；一面艷羨西方物質文明成果，又一面蔑視這一文明的精神淵源。由於不認識上帝，我們不但與神所賜的真智慧無緣，也喪失了廣闊的心靈空間。對民族的文化和積弊沒有深刻反省和評價，對世界文明也沒有深入認識與甄別；在堅守與摒棄、學習與批判之間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。

西學漸勁以來，中國就有了“全盤西化”一詞，實際上中國從來沒有全盤西化過。一直以來有兩種偏向左右著現代中國。一是想通過回歸傳統來找回民族自豪感，二是拼命想抓住西方文明的物質成果。西方文化的三個來源：希臘、羅馬、基督教。其中基督教是核心，西方文明甚至可以簡稱為基督教文明。到了胡適那裡，全盤西化指的只是科學加民主，唯獨不見基督。科學與民主是西方得著基督以後，在神的恩典裡結出的兩個果子。可見中國的“全盤西化”在理論上都只是對西方文明的去本逐末而已。張之洞提倡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”，不過現在為體的不是“中學”而是“馬學”（馬克思主義），其理論是西方人不要的東西。至於西學為用就更只是學效西方人的物質化，而真正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權這些東西卻被禁在國門之外。

現在，中共不能再用馬列主義的教條來凝聚國人的心，在國內就只好追逐西方的現代化（物質層次），不珍惜中國的文化古跡把個北京城搞得到處是西方的影子；然而，在國外卻又反過來大辦孔子學院。其結果就成了表面學西方、又想回歸傳統的奇怪混合體。高唱悠久歷史文化，卻不尊重和珍惜傳統與歷史遺產；重視教育，卻灌輸謊言、禁錮思想；只看重科“技”，卻不尊重科學精神；其實質只是想要擁抱西方的物質文明，卻拒絕上帝福音真理的光照。因此在過去這一百多年裡，中國不但對世界文明殊無貢獻，而且始終不能走出自己的精神泥潭。

趙天恩牧師見人所不能見，言人所不敢言，他看到中國未來的出路——唯獨恩典、唯獨基督，發出「**中國福音化**」的呼聲。「**中國福音化**」是針對中國人在被西方挑戰以來，彷徨四顧、不知何去何從的回應。中國只有福音化，才是一條真正的出路。甚麼時候神的恩典能夠像大雨一樣豐沛降下來呢？如今，神的忿怒還在眾多的拜偶像的中國人身上，因為基督徒的數量、質量、能量都還沒有達到一個水準，使恩典之門能夠在中國開得更大。中國有所謂的三教九流，自以為宗教上是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反正每一個宗教都是勸人為善，所以不必認真誰是真神。中國人迷信金錢、迷信實力，迷信發展。但聖經告訴我們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不是倚靠勢力，乃是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。這才是中國人真正的盼望。福音是我們中國人心靈的出路，生命的出路，這就是「**中國福音化**」的深遠含義。要警惕小心，是「**中國福音化**」，絕非“**福音中國化**”！

### 3. **文化基督化**

「**文化基督化**」涉及到信仰與文化的關係。趙天恩牧師所提的正是改革宗神學的一個重要議題。他提出了在歷史上基督教與文化的五種關係，最後一種是，**基督能更新文化，所以文化要基督化**。

我們要反對兩種偏差，第一種是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。其實這也是西方自由派所搞的一套。像趙紫晨，吳雷川等老一代的中國學人，他們起初都搞的是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，是自由派的基督徒立場。把福音中國化了，教會當然更具民族本色化了。

趙天恩牧師提出的「**文化基督化**」正是要推翻所有前代自由派傳道人或學者的觀點，這是個了不起的創舉！所謂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的問題在於，雖然推崇基督是人類最完美的典型，卻不講耶穌基督來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流血捨生，是為了拯救罪人。「三自」以及丁光訓就是想把基督教文化化，只是一種文化，也不敢講是一種最好的文化（共產黨的文化他絕對不敢否定），所以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就好像基督來了只是錦上添花的事情。曾如當年耶穌會傳教士來華，有些傳教士為了讓中國人大量接受他的信仰，不得不委曲求全，搞的就是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，都是在文化的範圍裡解決問題。

很多愛主的基督徒，由於身為文化人、學者，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把兩者怎樣結合起來，因為他們舍不得割舍過去的自己。可是基督來到世上，是要世人悔改。靠祂代贖之恩，我們成了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成了新的。不能舊皮袋裝新酒。所以任何人為的修修補補、改善、提高，都是“**基督文化化**”。只談文化，不講救贖，是徹底行不通的。

另一種偏差是“基督次文化化”。這是對基要派的挑戰——信主之後，只要好好學會敬虔度日，在自己的堂會裡作基督徒，面對世界的敗壞，黑暗，不公義，不發聲，沒有任何進攻力，只採取守勢。世界是敗壞的，然而我們不可能跟這世界毫無關係。人被上帝造成是有文化性的族類，人也會製造種種自己的文化，若這文化只在教會自己的圈子裡面，就變成了變性的文化，叫作基督次文化，就是教會失去了在社會上為真理作榮耀見證的任何機會。這種基督次文化唯一的好處是，保守住了自己的基要信仰，不被這世界擄了去。所以當我談到基要派時，我要為他們感謝神，我們要向王明道這一輩老傳道人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他們持守信仰至死忠心，奠定了中國家庭教會“基督是教會唯一元首”的基礎，我們要好好地肯定。但是我們還要擴大他們奠下的基礎，要從反文化這個觀念當中走出來。

現在為甚麼像這一類的研討會很難在海外召開呢？為甚麼基督教的文字事工這麼難推動呢？這是受了“基督次文化化”的影響，因此很難出現真正有份量的基督徒作家和作品。在西方，你至少聽說過但丁的神曲，也知道杜叟也夫斯基，或托爾斯泰。他們雖然有的在神學上不正統，但至少成功地在社會上做出了有基督教氣息影響力的東西，而這些方面是我們欠缺的。

趙牧師這麼早被主接走，我們都扼腕嘆息！但是我們要反思，這到底對當代華人教會有何影響？我首先感到了一種特別的緊迫感。趙牧師留下的巨大空白，不是一個人能夠填補得上的。**神的心意是興起一個忠心仆人，站在破口上，來呼召一群人跟上去。**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牧者和基督徒領袖被興起，將這「**三化異象**」事工拓展開來，不只是在主日講道時提一下。信仰與文化的講座一定要辦！

我們若真知道「**三化異象**」在神學教育和教會建造上的重要性，就必須好好的把它講透、講深。避免讓新一代的年輕基督徒一開始就掉入中國基要派的傳統裡面，從此對文化一點不關心，對整全的（福音與文化）使命也不關心，缺乏國度視野。作為歷史的傳承者，發揚者，實在需要將神國的視野滲透到歷史的視野和文化的視野當中去。中國福音會為著「**三化異象**」所推廣的書籍與出版品是很寶貴的。希望我們能打破教會“反智”的傳統，努力在教會中培養出更多愛讀書的基督徒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工。我們讀書多了，才能知道怎樣用具有建設性的方法，在上帝面前作忠心、良善和又有見識的仆人，秉承趙天恩牧師的遺願，實踐「**三化異象**」持守真道，榮耀主名！



余雋睿牧師，趙享恩博士，王永信牧師，洪予健牧師

（本文原是洪予健牧師在 2009 年「中國事工研討會」上的發言。經「中國福音會」錄音整理，文稿曾登載於「中國福音會中國事工報告」上。再次編排，未經本人過目。）